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

主编 裘元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98
F112
45
2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

主编 裘元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北京



C 529989

(京) 新登字028号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

主编 裘元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5.75印张 406千字

印数 0001—3500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52-X/F·26 定价: 8.2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者 的 话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一书，内容侧重于世界经济，但同时也经常涉及到国际政治。这本著作的26篇文章，全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27名青年研究人员独立撰写而成。虽然他们的职称目前还没有一位进入“高级”之列，但从他们的不少作品中，读者一定会感到，这些年轻人正在以其春天般的蓬勃朝气，辛勤地在科学园地里耕作，相信日后秋收时定能获得更硕大、更精美的果实。

精心培养有志于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研究的青年同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责任。世界在急剧变动，中国在迅速进步，一系列重大而又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急需我们去探索、去阐释、去解答。这副重担将历史地主要落在青年一代研究人员肩上。如何在理论指导观点、研究课题选择和科学工作方法等方面给他们以热心的帮助，是广大中老年科学工作者的一项义务。年轻的朋友们也欢迎这样做。这就是我们设计和编辑出版《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一书的背景和目的。

本书的文稿绝大多数成于1991年春夏之交。在这些作品中，青年研究人员对变动中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地区与大国的地位、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以及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书把这些研究成果分编为上、下两篇。上篇“综合篇”侧重格局、地区、国别问题。下篇“理论篇”主要收集了有关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内——包括贸易、金融、货币、债务、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此外，我们还把有关企业动力系统和制度功能问题的两篇研究文章也放在其中，因为它们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发展。

研究现实世界经济政治问题已经难度不小，更何况探讨未来。因此，本书有些文章的观点互有分歧，例如对世界格局和美国未来地位的看法就不尽一致，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编者对本书青年作者的著述改动不多，一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观点的尊重，二是为了以其本来面貌献给读者，让大家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今天的真实水平。同时，这样做也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最后，我们要诚挚感谢李琮所长对本书的直接指导；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我们培养青年研究人员工作的大力支持；自然，也要感谢本书全体青年写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他们的名字（按文章编排的篇序）是郭序、赫修民、李东燕、古燕（笔名）、范新宇、高奇、王春法、陶洁、马慈和、王鸣鸣、慕海平、刘明、焦福军、刘秀莲、田春生、冯存诚、程峰、高海红、孙杰、王燕然、鲁桐、闻亦清、傅琳、李向阳、石小玉、陈生军和张宇燕。附带说一句，文章编排的篇序先后，不一定反映水平高低，这里，往往受到本书的结构设计和题目范围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一书由沈华嵩、张宇燕、裘元伦三人具体负责编辑，孙杰是本书的学术秘书。限于水平，错误不当之处难免，恳请斧正。

裘元伦

1991年8月25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上 编 综 合 篇

1. 论世界格局变化的基本内涵 (3)
2. 世纪之交的世界战略格局 (12)
3. 新形势下的国际冲突 (20)
4. 人权与国际关系 (32)
5. 影响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51)
6.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66)
7. 美国会成为另一个英国吗? ——两个世纪性大国经济衰落的比较研究 (83)
8. 十年后美国经济的战略地位 (104)
9. 2000年日本的战略地位及其动向 (112)
10. 发展经济学的两次重要理论突破及其影响 (130)
11. 论发展中国家从单一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化 (145)
12. 不发达经济的内部制约因素——兼评依附学派的不发达理论 (164)
13. 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变化与改革实践 (178)
14. 论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变革的市场取向 (196)
15. 产业结构调整不力与匈牙利经济改革受挫 (213)

下 编

理 论 篇

- 16. 国际贸易中的多边主义与多边机制..... (241)
- 17. 汇率决定的理论趋势与实践..... (261)
- 18. 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起因、发展及其影响..... (288)
- 19. 论两类不同的债务经济..... (309)
- 20. 论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 (326)
- 21. 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 (348)
- 22. 国际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 (361)
- 23. 劳动力技能与技术引进效率..... (391)
- 24. 世界经济中的四大基本统计曲线——兼论统计世界
 经济学..... (413)
- 25. 企业动力系统的分析与比较..... (446)
- 26. 从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看制度选择的意义..... (646)

上 编

综 合 篇

1. 论世界格局变化的基本内涵

本文要点：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的演变标志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前所未有的转变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不仅需要对原有的“冷战”格局解体的内在根源作出正确的解释，而且要对“多级结构”、“相互依存”等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对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标志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从表象上改变了原来世界的面貌，而且从内在深层结构上改变了过去世界政治的性质。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些变化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制定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以及在未来的世界中确立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冷战”格局解体的内在根源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冷战”格局已经解体，然而促成“冷战”格局解体的根源却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格局转变的前提与基础。战后40多年来，“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从其存在的内在原因上讲，“冷战”格局主要是由4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构成的，其中包括：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②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③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对抗又同一、统一的，但对抗与对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美苏而言，由于两极对峙格局取代了过去的群雄争霸局面，美苏互以对方为主要对手，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但双方在维持两极格局上也有着共同利益。其次，“冷战”是有其基础与重点的，这个基础与重点就是欧洲。欧洲分裂所形成的两极均势是维持“冷战”格局存在的前提，虽然美苏双方在欧洲以外可以有失有得，但只要雅尔塔会议所形成的欧洲分裂的均势极有改变，“冷战”就会继续延续下去。再次，

“冷战”格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战后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兴起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可以同资本主义抗衡的阵营，两种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溶入“冷战”格局之中，虽然在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依然存在。最后，“冷战”格局也伴随着民族的、文化的与经济的冲突。50、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使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进入国际舞台，一方面从个体上，第三世界卷入了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冷战”之中；另一方面从整体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民族利益上有着尖锐的矛盾。

40多年来，无论这些矛盾如何互相渗透、互相牵制，但始终存在着一个基本前提，即矛盾的一方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矛盾双方的统一体正是“冷战”得以延续的支柱，一旦主要矛盾统一体发生了变化，那么建立在其上的世界政治格局必然开始瓦解，而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的演变恰恰表明了这一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分裂的结束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瓦解，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从其内在根源上看，冷战结束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欧洲分裂的结束，而在于苏联力量的衰落，从而使美苏之间的矛盾失去原来的全球性质。“冷战”起源于战后美苏两分天下的局面，即使美苏不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

突，双方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冷战”也是无法避免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只是加剧了这场竞争。由此可见，由于苏联单方面的力量收缩使“冷战”格局趋于瓦解正是世界局势转变的本质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有人认为如果苏联的强硬派人物上台，两极格局又会重新恢复，但事实上苏联虽有重新控制东欧的军事实力，却没有重新掌握东欧的政治手段与合法依据，可以说“冷战”的结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从结局上讲，苏联的失败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大国在长期竞争中的失利与挫折，而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更不意味着两种意识形态之争中一方的终结性胜利（西方某些人士在根本程度上强调这一点）。“冷战”格局的结束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标志着美苏矛盾与两大军事集团矛盾的结束，另一方面两种意识形态矛盾与南北矛盾的继续存在。同时，“冷战”也是一个巨大的简化器，透过两极格局与意识形态眼镜，世界呈现出极端简化的局面，而“冷战”格局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将出现多层次的复杂局面。

二、“多极结构”的内涵

人们普遍把“冷战”之后的世界描述成多极并存的局面，但是“多极结构”本身即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有必要对其内涵作深层分析。首先从概念上讲，在过去的“两极”与现在的“多极”之间，“极”的着眼点有明显区别，美苏作为力量中心，其力量包含着从军事、经济到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而今天“多极结构”中，各“极”往往是有缺陷的力量中心，如日本的力量优势在经济方面，其缺陷在军事方面；西欧的力量优势也在经济方面，其缺陷在于各国之间联合的紧密程度不足上。其次在不同的力量层次上，“多极结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在军事上特别

是核武器结构上，依然是美苏“两极”格局；而在经济领域则是美、日、西欧“三极”格局……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是各种不同的力量的转换问题；另一个是“均势”概念的新构成。

1. 各种不同力量的转换。

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综合国力问题并非现在刚刚出现，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普遍存在着这一问题，而今天综合国力问题显得突出的原因恰恰在于各种力量之间的转换存在着障碍。历史上，不同的力量如同不同的货币一样，可以按着一定的汇率加以转换。通过军事力量征服另一个国家可获得财富与资源，反之通过交钱金易也可以获得军事力量与军事支持。而今天这种形式的转换则显得十分困难。如果一国企图以军事力量来获得经济利益，它不仅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且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反之，一国企图以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扩充军事力量，也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当然，基于历史的与传统的因素，力量转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已不能左右大局，象美国战后所充当的日本与西欧安全保护者的角色对于它同日本与西欧在经济上讨价还价有一定的有利之处。因此，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这种不平衡的“多极结构”将是维持“势力均衡”的主要方面，这随之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新的“均势”构成将是怎样一种形式？

2. “均势”的新构成

“均势”历来是保持国际政治格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未来的世界格局仍有赖于以力量的平衡来达到稳定，然而传统的以军事力量为着重点的平衡将被多种力量所取代。换言之，对“均势”起关键作用的因素除了军事方面之外，还有经济、环境等其他方面。

对传统的“均势”格局的冲击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使得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主体，象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宗教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正积极进入国际舞台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它们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不可忽

视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已不再局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虽然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不具备领土、人民等国家的基本成份，但其力量却是异常强大，如国际组织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经济力量，宗教集团所具有的思想力量都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并使国际格局进一步复杂化，从而改变了传统以国家为核心的“均势”概念。其次，由于信息与交通的飞速发展，使得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了决定性的进展。这种超国界的经济依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国际政治的内容，一方面国家对超国界经济行为的干预必须考虑所引起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外来投资者在某一国的投资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形成了某种“共享利益”，这使得传统的“均势”原则加上了相互依存的内容。再次，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引进，使得一些小国、弱国也具备了不可忽视的力量。总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均势”越来越具有多面性，随着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当然，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传统的以军事因素为主的“均势”原则又会占上风；但在一般情况下，新的“均势”原则将表现出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与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其目的除了维持各国间的和平以外，也在于防止世界经济的失衡。

三、“相互依存”的实质

国家间的互相依存与互相依赖正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一方面由于传统政治中那种你之所失正是我之所得的“零和”效应正在大大地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力量本身的缺陷与局限，使得国家在追求其目标时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协调合作的立场，这些都使得“相互依存”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强调依存与依赖而忽视了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其结果只能是歪曲了真正的国际关系。事实上，所谓的“相互依存”决不意味着一种和谐的合作，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矛盾重重的互相需

求与依赖。举例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前者需要后者的产品与技术，后者需要前者的原料与市场。然而毋庸讳言，南北矛盾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进而言之，即使象欧共体这样有着共同利益的合作也不能排除彼此间的矛盾，因为即便是共同利益也存在着如何分配的问题。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国际社会的成员并不是在相互依存的前提下放弃自己与别人相冲突的目标，相反，它们利用这种“依存”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互依存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各国正是利用对方对自己依赖更深这一点来迫使对方就范。

此外从相互依存的结果上看，并不总是力量强大的一方占优势，谁的依赖程度比对方小，谁就处于有利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弱”的一方也可以控制“强”的一方，也就是所谓的“弱者的力量”。这种强弱的相对性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南北关系上，第三世界处于不利位置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更深，而决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失去其重要性。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南北依存关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目前的状态不是一个永久的定式，第三世界所产生的移民问题、毒品问题与环境问题正日益引起发达国家的注意。

最后，相互依存的后果直接影响到国家权力本身。从基本定义上看，国家权力包含着双重内容，即国家本身的行为能力与影响他人的能力。事实上相互依存的趋势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国家权力的第二种含义，具体而言，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衰落并不是象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在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依然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依然有着别国所无法比拟的强大实力，然而其衰落的标志恰恰是用这种实力控制和影响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能力在极大地减小，换言之，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如日本、德国）取代，而是不能象过去那样对世界局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一结论可以推而广之地适用于所有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强权政治的一种悖论。

综上所述，相互依存的趋势正在不断与“均势”原则相结合，新的国际格局正日益显示着“均势——依存”原则的重要性，权力本身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由强制性向着非强制性，由可转换向着非转换，由有形向无形方向发展。与此相关联，外交政策正在出现多重选择的局面，一些问题的解决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手段，而要在广阔的领域权衡各种因素而作出抉择。

四、战争与和平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而言，战后战争与和平的中心集中于欧洲，在这里北约与华约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常规部队，部署了大量的常规武器以及足以多次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虽然在此期间，世界上其它地方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战争，但其规模、影响与后果都是有限的与局部的，可以说欧洲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和平大局的关键所在。

1989年以来欧洲局势的演变改变了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重心。首先，两大军事集团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由于苏联力量的收缩，华约与经互会趋于离散，因而一个军事集团趋于瓦解，另一个军事集团因失去对手而使自身的存在缺乏了根据，这正是整个世界局势趋于缓和的标志。其次，两大军事集团内部的和平问题也得以解决。西欧经过几十年的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各国除了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之外，还建立了一套解决争端的方法与程序，用武力解决争端已成为历史。另一方面，随着东西德国的统一，苏联与东欧国家割断了意识形态的脐带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相邻国家间的关系，这意味着1968年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当前，欧洲冲突的根源来自苏联、东欧的民族分离主义与民族极端主义，但其范围、后果与影响都将是有限的与局部的。

纵观当前的世界局势，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不稳定的缓和变成一种新的安全秩序。目前的趋势是以集体安全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值得注意的，今天的“集体安全”与本世纪曾出现的国际联盟与联合国（指成立初期）的那种集体安全形式有着本质区别，从本质上讲，今天所拟议中的集体安全是把相互依存作为世界和平结构的基础，同时利用这种结构来遏制、控制、解决矛盾与冲突，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① 综合运用现有的一些集体安全措施，如同盟、协商委员会、周期性的最高级会晤、集体安全协定、裁军与限制武器谈判、建立非核区等等。这些临时性的集体安全安排是新旧格局交替的产物。

② 由地区性集体安全体制向全球性集体安全体制过渡。鉴于世界范围内纷纭复杂的矛盾与冲突，集体安全体制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在一定的利益一致区域建立集体安全体制，然后再不断扩大这个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一个倾向是把集体安全体制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内容，与经济一体化相结合，以在一定的区域之内获得成功。

③ 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本世纪前两次集体安全的尝试是以国联模式和联合国模式为特征的。今天的集体安全体系仍需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冷战”之后，各大国对世界和平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共识；另一方面，对和平的威胁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与非理性因素，因而从确定的时间与空间去限制、制止冲突与战争行为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利用国际组织对潜在的危险根源发挥威慑作用。

④ 防止武器扩散。现在对世界和平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冲突。因此要减少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仅仅需要在军事大国之间裁减军备，而且要防止武器从军事大国向第三世界流入，特别要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世界政治格局，随着“冷战”